



ba shu

巴蜀曲苑

quyuancongkan



冰川天女传

bingchuantiannüzhuan

梁羽生 著

4

1484

新
长
篇
武
侠
专
辑

巴蜀曲苑

4



冰川天女傳

梁羽生著

巴蜀曲苑杂志社

目次

上卷

-
- | | | | |
|-----|----------------|----------------|--------------|
| 第一回 | 神箭连飞
飞刀一掷 | 穿云惊小侠
劈果救佳人 | (5) |
| 第二回 | 峻岭飞骑
金针解穴 | 仇家窥帐幕
医道配神功 | (13) |
| 第三回 | 为结强仇
欲寻异士 | 逃生来塞外
冒险上冰峰 | (22) |
| 第四回 | 湖畔寄情
冰河怪影 | 拐仙施妙手
天女慑群豪 | (33) |
| 第五回 | 流水落花
珠宫贝阙 | 深愁伤寂寞
往事诉辛酸 | (39) |
| 第六回 | 天女飞花
冰川映月 | 仙姝应有恨
骚客动芳心 | (47) |
| 第七回 | 剑气射冰宫
柔情联彩笔 | 亦真亦幻
宜喜宜嗔 | (55) |
| 第八回 | 沧海桑田
白云苍狗 | 仙山伤劫后
侍女话前因 | (68) |
| 第九回 | 妙境华严
仙声玉笛 | 艳说神仙侣
喜联异国情 | (73) |
| 第十回 | 漠外隐神龙
荒山逢异士 | 高深莫测
虚实难知 | (84) |
-



-
- 第十一回 峻岭连骑 书生施妙手
神弹却敌 天女护金瓶…………… (91)
- 第十二回 琴韵寄深心 尘缘未了
边城窥隐秘 旧地重来…………… (103)
- 第十三回 闹市孤臣 神龙图大事
寒光热浪 冰剑斗妖邪…………… (108)
- 第十四回 大漠传声 童心戏天女
驼峰聚会 妙计欺佳人…………… (115)
- 第十五回 古窟传经 湖边谈往事
冰弹受挫 盆地觅芳踪…………… (126)
- 第十六回 圣女宫中 疑云迷侠客
喇嘛寺里 法会起干戈…………… (138)
- 第十七回 大漠藏龙 九重惊蛰伏
风尘侠隐 一剑看雄飞…………… (144)
- 第十八回 青女素娥 浮云掩明月
奇人疯丐 铁剑骇英豪…………… (151)
- 第十九回 浅前轻颦 花前谈往事
兰因絮果 月下冗伊人…………… (160)
- 第二十回 玄功内运 侠士破神招
异境天开 书童有奇遇…………… (169)
-

冰川天女傳

梁 羽 生

第一回 神箭连飞 穿云惊小侠 飞刀一掷 劈果救佳人

“圣峰的冰川象天河倒挂，
你听那流冰浮动轻轻的响——
象是姑娘的巧手弹起了东不拉。
她在问那流浪的旅人：
你还要攀过几座冰山，经历几许风砂？
啾啦——
流浪的旅人呀，
草原的兀鹰也不能终日盘旋不下，
你们尽是走呀，走呀，走呀——
要走到那年那月，才肯停下你们的马？
姑娘呀，多谢你的好心好意，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你可曾见过荒漠开花，
你可曾见过冰川融化。
（你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呀！）
那么流浪的旅人哪，
他也永不会停下！”

歌声杂着马铃飘荡在藏边的草原，一群卖唱的流浪者正在草原经过。草原四望无边，喜马拉雅山绵延天际，晶莹的雪峰象一排排白玉雕成的擎天玉柱，高插云霄，隐隐露出头来，似是正在倾听流浪者的哀弦凄诉。

草原上一个汉族少年也正在倾听这群流浪者的歌声，眼中隐有泪珠，潜然叹道：“我和你们也是一样，你们浪迹天涯，我也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回故里？”

这少年姓陈，名唤天宇，本是江南苏州人氏，只因他父亲陈定基在朝为官，上章弹劾乾隆皇帝最宠爱的奸臣和坤，因而被贬西藏，做萨迦宗的宣慰使，远戍边疆，眨眼八年，他随父亲来时还只有十岁，现在已是十八岁的少年了，他父亲日日与他谈说江南风物，因而他小小年纪，心中也充满乡思。

这群流浪者数约十余，其中有藏人，有维人，还有两个汉人，似乎是在旅途中拼凑而成，结队卖唱的。陈天宇目送他们缓缓经过，目光忽然停留在一个披着白纱的藏族少女身上，这少女杂在人群之中，有如鹤立鸡群，众人反复歌唱，只有她紧紧闭着嘴儿，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凝望天际浮云，显出一派茫然的神色，任由马儿驮着她走，对同伴的歌声听而不闻，似是心中正在思量什么，又似是对一切都漠不关心，连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似的。要不是她的眼珠还会闪动，陈天宇几乎怀疑马背上驮的乃是一尊石像。

陈天宇正在出神，忽听得头顶上一声鸦叫，抬头看时，猛地裹弓弦疾响，其中一个汉人骤然一箭射来，听那利箭穿空的刺耳之

声，竟是急劲之极！

陈天宇飘身一闪，反手一招，抄着箭尾，正待喝问，只听得噼啪一声，弓弦再响，这人用的竟是连珠箭法，前箭甫出，后箭即至，快如闪电，那乌鸦啼声顿止，从空中跌了下来。那汉子抱弓施礼，说道：“我嫌这鸦声噪耳，所以把它射下，箭法不精，误惊了公子了。”陈天宇“哼”了一声，气道：“要不是我还懂得空手接箭之法，现在还能和你说话吗？你这箭是怎么射的？”那汉子陪笑说道：“公子请你看看我这枝箭，它是不能伤人的呀！我本来是射那乌鸦的，怪只怪我的箭法不精，教公子误会了。”陈天宇一看，那支箭没有箭簇，果然不是伤人的利箭。那汉子又抽出一支有箭簇的箭来，道：“这才是伤人的利箭。”引弦一射，直上半空，待那箭掉头下落，铁弓一弯，霍的又是一箭，两支箭刚好在空中碰个正着，“嚓”的激起一点火星，一闪即灭。那汉子哈哈大笑，抱弓一揖，跨马赶上大队去了。

陈天宇怔怔出神，心中想道：“这汉子箭法惊人，实是罕见。他刚才那箭明明是向我射来，怎说是失了准头。我与他素不相识，何以他要射我？既然射我，又何以用的是没有箭簇、不能伤人的箭，倒底是何用意？实是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苦思，忽听得有人叫道：“少爷！”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书童，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的溜了出来，陈天宇吃了一惊，道：“江南，你也在这里吗？怎么我没瞧见你？”

陈天宇的父亲因为久离江南，所以给书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聊慰乡思。这书童与陈天宇年纪相若，平素玩在一起，甚是淘气，听得陈天宇问他，嘻嘻笑道：“老爷叫我出来找你，那乌汉射你，我躲在草里呢。嘻，少爷，我跟你这许多年，竟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一下子就把那支箭接着了！平时也没见你练过弓箭，喂，你教我行不行？”陈天宇面色一变，端容说道：“江南，不准你说与老爷知道！你若将我今日接箭之事对人说了，我就撕你的皮！”江南见少爷说得甚是认真，伸伸舌头道：“好，不

说，不说！”心中暗暗奇怪：少爷有那么大的本事，为何却要瞒着老爷？

那书童跳跳蹦蹦，跑去检那地上的乌鸦，“忽道：咦，这乌鸦没受半点伤竟然死了，这是怎么射的？”陈天宇吃了一惊，看那乌鸦果然毛羽完顿，没半点伤，那支没簇箭掉在旁边，箭杆上也没沾半点血。心知这乌鸦之死，乃是受箭杆的激荡之力震伤内脏所至。心中惊道：“这乌鸦飞在高空，给利箭射死不足为奇，给箭杆震死，那汉子的手劲内力可真是惊人。”

陈天宇闷闷不乐随书童返家，回到家中，只见父亲正在客厅与人谈话。那人年约五旬，相貌清隽，三绺长须，背微佝偻，活像个科场失意的老儒。

此人姓萧名青峰，正是陈定基所请的教书先生，说起来还正是陈定基被贬那年请的。那年陈定基方任御史，官场应酬甚多，无暇亲教儿子，有位朋友便荐了这位教书先生来，陈定基接谈之下，见这人学问果然不错，便聘用了。不久，陈定基就因上章弹劾和坤，被贬西藏，陈定基本来不好意思要他同赴边疆，却是他坚持同往，说是宾主相得，与其在中州落魄，不如同赴边荒，陈定基感他意诚，待他有如家人。

陈天宇向父亲和老师请安过后，陈定基道：“字儿，你到那里去这么久？以后可不准单独一人去玩。”江南插嘴道：“有一队卖唱的来了，今晚可能有戏看呢。”陈天宇横他一眼，江南说溜了嘴，忽道：“教书先生，你见多识广，可见过有人用没有箭簇的箭射乌鸦的么？”萧青峰神色大变，道：“什么？”面白如纸，摇摇欲堕，陈定基慌道：“萧先生你怎么啦？”萧青峰道：“天时不正，敢情是感冒了。”陈定基道：“江南，扶先生进房歇息。”陈天宇道：“先生不舒服，你不准多话，扰他不安。”江南道：“知道啦。”偷偷向陈天宇扮了一个鬼脸，心道：“我又不说你接箭之事，你急什么？”

陈天宇心中极是奇怪，不明先生何以如此骇怕。只听得父亲说道：“以后你可不要单独去玩，没事最好留在家中。你知道吗？”

去年，古尔国的廓尔喀族侵入西藏，被我们天朝派兵打退，他们实不甘心，听说他们派遣刺客入来，要尽杀大清的官员，现在驻藏的官员，没有护卫陪着，谁都不敢随便走动。”陈天宇怒道：“真的？他们敢这样的大胆？”陈定基道：“这是福大帅总部传出来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福大帅即福康安，有人说他是乾隆的私生子，事属无稽，难以入信。不过他是乾隆皇帝最宠爱的大将，却是事实，乾隆重视边疆，所以派福康安做驻藏大臣，总部设在西藏的首府拉萨。

陈天宇听了虽觉愤怒，却也不放在心上。这晚他父亲一早就叫他睡觉，他却翻来复去的尽在想那群卖唱的流浪者。那个神箭惊人的射手已叫他猜不透，那神秘的藏族少女的影子更是留在脑中，挥之不去。只要一闭上眼，就仿佛如在眼前，那冰冷的目光，那石像般的脸孔，竟象是在黑暗中偷偷的瞧着他。忽听得远远传来一阵咚咚的鼓声，又是一阵铜钹声和喇叭声，声音单调之极，不论是敲、打、吹、拍，总是不紧不慢，音调节奏几乎毫无变化。陈天宇知道，这一定是那群卖唱者在草原夜演，一个人在黑夜之中，听这单调的毫无变化的音响，不觉有些毛骨悚然。

第二日一早，陈天宇刚刚睡醒，忽听得江南在外面说道：“喂，你信不信，我昨夜见了一个女鬼。哈，真的，不骗你，一个女鬼！”

陈天宇吃了一惊，只听得江南往下说道：“哈，那女鬼披着两条红绸，假发拖到腰间，戴着一个三角形的面具，又长又宽的舌头从口中搭拉出来，她还跳舞呢，转呀转的转得快极了，我瞧都瞧不清楚。哈，她腋下还插着两柄短刀，跳完了舞就大翻筋头，那两柄刀明晃晃的，叫人见了惊心，可她大翻筋头，却一点也没受伤。后来她演完了，把假发一除，面具一拉，哈，你猜怎么样？美极啦，我所见过的藏族少女，没有一个比得上。只是面孔冰冷的，哈，还是像一个女鬼！”原来他是和看门的老王说话，说的是

昨晚所看的戏，陈天宇一听，就知他准是说那个神秘的藏族少女。

看门的老王哼了一声，冷笑道：“你这小子皮痒啦，老爷吩咐我们不要随便外出，你却偷偷一个人溜去看戏。”江南哈哈一笑，怪声怪气的回道：“我一个人溜去看戏？哈，老王，你又猜错啦！你绝对料想不到，咱们的教书先生也溜去看啦，噢，说起来可比那女鬼还怪，咱们的先生哪——”刚说到这里，陈天宇已急急开门出来，立即喝道：“江南，你这多嘴的毛病几时才改？快进来替我收拾房间。”老王见少爷生气，悄悄走开，江南伸了伸舌头，走入陈天宇房中，作出一副受委屈的模样道：“少爷，这两天怎么这样凶呵？”

陈天宇掩上房门，道：“你说，萧先生昨晚怎么样？”江南噗哧一笑，道：“原来是少爷想听故事。据我看啦，咱们的先生也是个大有所为的人，昨晚人挤得很，我挤了满身臭汗才挤了进去，给后面的人推呀碰呀，兀是立不着脚步，可咱们那位先生呀，你别瞧他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可站得很稳；那些人挤到他的身边，就像潮水般的两边分开，碰都没有碰着他。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法儿？我奇怪极啦，想过去问他，人又挤，那女鬼又上场了，我就没有过去。谁知看完了那场女鬼的戏，再找之时，他已经不见了，有心来看戏嘛，怎么只看了一场就走，少爷，你说他可是不是一个怪人？”陈天宇面孔一板，道：“江南，萧先生的事，只准你说给我听，其他的人，不论是老王，甚至是老爷，都不准你说，你若说了，我就撕你的皮，不，我就再也不理你。”江南笑道：“你不理我比撕我的皮还难受，好少爷，你放心，这回我不再多嘴啦。”陈天宇与江南平素玩在一起，本来没有什么主仆之分，知道他的脾气，一说不理他，他就不敢再俏皮了。

陈天宇洗过了脸，吃了早点，江南又进来道：“老爷叫你。”陈天宇心道：“又叫我做什么？”出到听堂，只见父亲面色沉暗，道：“土司今天要见你，可不知有什么

事情。这土司脾气极坏，连我们朝廷命官都不大放在眼里，我来了八年，也只见过他几面，今儿他却特别派人请我去吃饭，还指名请你一道去，你快快换衣服吧。”

陈天宇奇道：“我又不认识他，为何他指名要我同去，我不去！”陈定基道：“我在他的辖地为官，他是主，咱们是宾，宾主理应和好，何况咱们有许多事情还要仰仗于他，官场之中，家人子弟互相来往也属寻常，他既有请，怎能不去？你少闹少爷脾气！”陈天宇无奈，只好换了衣服，随父亲去拜访土司。宣慰使乃是文官，只有几十名护卫亲兵，陈定基挑来挑去，好半天才选出八名相貌魁梧勇武有力的兵丁作自己的随行卫士。

正待出门，忽听得门外马嘶，家丁进来报道：“俄马登涅巴求见大人。”陈定基又惊又喜，道：“真是俄马登涅巴吗？怎的只他一人前来？”“涅巴”乃是西藏的官衔，每个土司下，分设四个涅巴，掌管军政，民刑，权力甚大，每一涅巴出门之时，都是仆从如云，从无单独一人出现，是以陈定基有此一问。

陈天宇侍立一旁，只见俄马登涅巴学着朝廷官员的走路姿势，双手反剪背后，踱着方步走到自己的父亲跟前，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礼，说道：“本布可是赴土司之宴么？”（注：“本布”乃是藏语的大官之意，也是对官员的一种尊称。）陈定基显出受宠若惊的模样，慌忙还礼，道：“正是，不敢有劳涅巴来接。”心中大是奇怪：这俄马登涅巴平日气焰甚大，何以今日对自己尊敬如斯！

俄马登眨眨眼睛，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到来，实是求本布做一件好事。”陈定基本以为他是土司派来迎接自己的，闻言颇出意外，问道：“何事？”俄马登道：“昨日草原来了一群卖唱的流浪汉，本府可知道么？”陈定基道：“听家人说过。”俄马登道：“原来他们乃是偷马贼，本领也真不错，居然偷了土司的五匹马，男的都逃跑了，只捉到一个少女。”陈天宇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其他的人不知，那个

用簇箭射鸦的汉人可是大有本领之人，怎会做偷马贼，只怕其中还有内情。那少女该不会是那神秘的藏族女郎吧？”

只听得俄马登又道：“本布在此多年，想必知道土司惩治盗贼的规矩。”陈天宇心中一栗，他也曾听父亲说过，土司惩治盗贼，手段最为残酷，先剜眼珠，后割双手，想起神秘少女那双明如秋水的眼睛，不觉全身颤抖。

陈定基也变了面色，只是土司的刑罚，自己可不便非议。那俄马登又道：“我素来心慈，实是不忍见那女郎受此刑罚，求本布今日往见土司之时，代那少女说情。若然是要赎金的话，请你先付，我可以暗中还你。”俄马登此言一出，陈定基更是奇怪，心中想道：“这俄马登素来贪吝出名，以何今日如此慷慨？难道和那少女有什么相干不成？”可是若然那少女是和俄马登有关系之人，她又怎会在草原卖唱？

俄马登见陈定基踌躇不决，大是焦急，搓手说道：“本布大人，那位姑娘的性命就全系在你的手上了。”陈定基慨然说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自当尽力而为，若要赎金，我也还有少许官囊，不必涅巴破费，怕只怕土司未必允准。”俄马登喜道：“有本布求情，土司定必准允，我告辞了，今日之事请千万不要在土司面前提起。”恭恭敬敬的又行了一礼，出门之时，忽然对陈天宇笑了一笑，神情甚是奇特。

陈天宇一待涅巴出门，立刻说道：“爹，咱们快去！”陈定基不觉微微一笑，道：“刚才你不是还不想去的吗？”陈天宇面上一红，只听得父亲已叫家人备马。

土司的庄院倚山建筑，高一层低一层，一层叠一层，从下面看起来宛如一座方形的城堡。陈定基一行人快马赶到，日头正在天中，刚好赶上中午的宴会。（西藏土司的宴会，惯于中午开始，饮至日落即散）陈定基父子被引到花园的亭子，随从散在园中侍卫。亭中已摆设好一席酒席，陈定基父子刚刚坐定，只听得亭子下摆列两旁的藏兵大声报道：“土司到！”

只见那土司年约五旬，鹰鼻虎额，双眼

闪闪有光，令人不寒而凛，陈定基依照藏族礼议献过“哈达”（白色的丝绢，在西藏是一种崇高尊贵的礼品），那土司笑咪咪的打量陈天宇，好半晌说道：“这位是令郎吗？真好相貌！”双掌一拍，叫道：“带犯人来！”转过头来，又对陈定基笑道：“咱这个穷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娱贵宾，请你看看我审犯人消遣消遣，哈，这个犯人可还真漂亮呢！”

这霎那间，陈天宇只觉血脉愤张，呼吸几乎窒息，只见两名藏兵扶着一名少女，缓缓走来，在亭子外边站定，那少女不是别人，正是昨日所见的藏族少女。亭子下面已摆好刑具，其中包括两把宽刃的藏刀和两支可以利利落落把眼珠挖出来的小竹管，还有一个石圈，上面有两个半弧形的，不相粘连的薄铁片，可不知是作什么用的。那少女对面前的刑具瞧也不瞧，脸上仍是一派漠然的神色，眼睛中还隐隐带有一种嘲弄的眼光，好象被审讯的不是她而是那个凶恶的土司。死亡的魔影，对于她也好似毫不足惧。但正是由于这种漠然的神色，园中恐怕只是除了土司之外，其他的人都感到毛骨悚然。

那土司哈哈一笑，指着刑具说道：“把这个石圈套在犯人头上，用小铁锤在铁片上轻轻一敲，犯人的眼睛便会凸了出来，哈，再用那两支小竹管轻轻一挖，这漂亮的犯人就要变成盲女啦！”把手一挥，正想喝令行刑，猛听得陈定基叫道：“等等，请等一等！”土司愕然起立，面向陈定基问道：

“怎么？你们汉人胆小，不敢看行刑吗？”

陈定基忍着怒气，道：“请问土司，他们偷了你几匹马？”土司道：“五匹最好的白马。”陈定基道：“我替她赔你十四！”土司道：“她还想点火烧我的马厩。”陈定基道：“烧了没有？”土司道：“刚擦燃火石就给我们捉住了。”陈定基微微一笑，从身上摸出火石，道：“你瞧，我身上也带有这个东西！”土司哈哈大笑，知道陈定基的意思是说：既未纵火，只带有火石，焉能便入人以罪。

陈定基并不回避土司的目光，瞪着土司



道：“怎么样？土司你是不是可以纲开一面！”陈天宇屏着呼吸，望着土司，也望着父亲，这霎那间，他心中对父亲充满敬佩之情，父亲不再象平日那样畏首畏尾了，他挺腰直立，居然也像那少女一样，面无惧色。敢情他当年修本参勃和坤之时，也是这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陈天宇在父亲的满头白发中看出了父亲壮年的豪气了。

土司微微一凛，心道：“看不出这个衰弱的汉族文官，居然也有这副胆色。”笑道：“本布替她求情，本该遵照，无奈我们祖宗的成法，实是难以更改。”“陈天宇暗暗捏着藏在袖中的匕首，只要土司一喝令行刑，就先把 he 刺个透明窟窿。土司顿了一顿，又道：“祖宗的成法不可改，本布的面子也该顾全。好吧，咱们且赌一赌这犯人的运气！”把手一挥，一员藏兵将一枚金色的苹果放在少女头上，土司又是哈哈大笑，回顾陈定基道：“你们的飞刀使得如何？”

“嚓”的一声，将一柄解腕尖刀插在桌上，道：“你们一刀飞去，若然将那一枚苹果刚好从当中劈成两半，那么马也不用赔，我立刻准她走。这飞刀劈果的办法，也是我们藏族的规矩。好，现在带这犯人在百步之外站好！”藏兵扶着女犯，走一步，念一个数字，念到一百，停了下来，那枚金色的苹果看起来更小了。土司哈哈笑道：“我准你或者你的随从，随便挑一个人来飞刀劈果！”

陈定基手无缚鸡之力，随从中也没有百步穿杨的人材，土司出这难题，分明是想有意羞辱汉人。陈定基勃然怒道：“岂可将人命作为儿戏？”土司作藐视之状，龇牙一笑，道：“既然你们不敢替她赌这运气，那么咱们还是早早行刑！”陈天宇双目炯炯放光，蓦然起立，问道：要是我一刀将这苹果劈为两半——”土司截着道：“我就立刻把她放走！”陈天宇道：“一言为定！”土司道：“岂有虚言？”陈定基大吃一惊，叫道：

“字儿，你做什么？”话声未了，只见陈天宇抓起尖刀，闪电般的甩手一掷，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少女头上那枚金色的苹果分成两半，飞在半空。藏兵接在手中，叫道：“刚好在当中分开，两边一般大小！”土司面色倏变，随即哈哈大笑，翘起拇指赞道：“好一个飞刀绝技呀！”

陈定基兀如身置梦中，心中惊奇之极，儿子从来没有习过武技，十八年父子相依，竟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本领。

藏兵替那少女解开了缚在身上的牛筋索，那少女瞥了陈天宇一眼，便从两行排列着的刀剑丛中迳出去，仍然是那付漠然的神色，仍然是那付令人心底发寒的、冷森森的目光！她不发一言便走出去了，并没有向陈天宇道谢。

土司摇摇头道：“啧，这样漂亮的女犯人，真是便宜她了。”象是泄了气的皮球，气焰这才减了许多。宾主坐定，陈定基正待向土司敬酒，土司又瞧了陈天宇一眼，忽又兴高采烈的吩咐侍从道：“请江玛古修出来。”

江玛古修乃是藏语中的小姐之意，陈定基心中奇道：“咦，他为什么叫女儿出来陪

客！”

陈天宇这时才觉得手指发抖，想起刚才那飞刀一掷，实是危险之极，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人前抖露本领，想不到一举奏功。“那少女是什么人？她真是偷马贼吗？她懂不懂武功？为什么她的脸上老是挂着那付奇特的神色？”陈天宇尽在想那神秘少女的事情，以至于并不知道土司叫他的女儿出来陪客。

忽听得一阵环佩叮当之声，一个藏族少女，戴着满身饰物，穿着一件湖水色的长袍，上身披了件蓝绒衣，腰间还缠了一缕轻纱，打扮得华贵极了，像盛开的夏日玫瑰，可不知怎的，却总是令人觉得有一股庸俗的味道。

土司的女儿脸上堆着笑容，腰肢软摆，一步步的朝着陈天宇走来，陈天宇吃了一惊，那土司的女儿走到陈天宇面前，腰肢一弯，嘻嘻一笑，忽道：“你的鞋带松啦！”双手摸着他的牛皮统鞋，就替他结鞋带。

这举动大出陈天宇意外，竟弄不清楚她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那土司的女儿替陈天宇结好鞋带笑嘻嘻的站了起来，脸上现出了一圈红晕，忸怩作态，把头别过一边，避开和陈天宇的目光相碰，陈天宇怔了一怔，只见父亲脸上露出了一种奇特的表情，象是非常焦急，又象是有些欢喜，那土司哈哈大笑，叫道：“干杯，从此咱们是一家人啦！”

陈天宇猛然一醒，不觉大惊失色，原来是西藏的风俗，少女替男子结鞋带，就是表示求婚的意思，若然那男子不加拒绝，这亲事就算结成了。原来这土司的女儿，平日喜欢在草原上骑马射箭，见过陈天宇几面，陈天宇可没留意她。土司的女儿长大了，应该是结婚的时候了，可是周围没有适合的男子，土司的女儿早就爱上了陈天宇的英俊，所以这次土司之宴，其实就是定亲之宴。

土司举起了一支高脚酒杯，对陈定基道：“这头亲事我满意极啦，亲家，咱们干了此杯！”陈定基搓着双手不知所措。陈天宇忽道：“不，我不满意！”土司勃然作色，喝道：“什么？我土司的女儿，你不满

意！”土司的女儿嚶然哭出声来。

陈定基急道：“小儿年幼无知，鲁莽失体，土司休怪。”土司哈哈大笑，道：“这才像句话，咄，小伙子，快与你未婚妻子干了此杯！”土司的女儿破涕为笑，将斟满酒的酒杯递到陈天宇面前，陈天宇手足无措，花园外一片喧哗，忽见一人披头散发，冲了进来，大声叫道：“陈大人，不好了，祸事，祸事！”上气不接下气，陈定基道：“有话慢说，什么祸事？”那人道：“衙门被强盗放火烧了，死伤了许多许多人！”呛啷一声，陈定基酒杯落地，只见陈天宇已像旋风一掇扑下亭子，抢了一匹快马，如飞出门。

土司大笑道：“这些强盗，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江合涅巴，替我点一百名兵卒前往，将强盗都捉回来。哈，亲家本布，你有了我这个靠山，什么都不用害怕！”陈定基心急如焚，好容易待土司把话说完，也急忙奔下亭子，跨上坐骑，急急带护卫奔回，背后土司仍在哈哈大笑，高声说道：“亲家本布，这里酒席未散，捉了强盗，立刻带你儿子回来！”

且说是陈天宇疾马奔回，未到宣慰使衙门，已见一片火光，幸喜天色甚好，并不括风，火势尚未大盛，陈天宇急急下马，但听得一片呻吟之声，强盗已不见了。

陈天宇脱下大衣，遮头挥舞，避开火舌，奔入衙中，只见尸横遍地，再定睛看时，地上并无血流，竟像是给人用重手法震死的，有些未死的，在地下辗转呻吟，惨不忍睹，陈天宇大为吃惊，高声叫道：萧先生，萧先生！”乱尸堆中忽听得有人应道：

“萧先生和强盗都走啦！”陈天宇急急从尸堆中将说话那人抓出，正是江南，陈天宇道：“呀，谢谢天，你还未死？”江南伸伸舌头，道：“那两个强盗也以为我死了，哈，其实我是装死骗过他们，若不是诈死，我就不能生啦！”在险死还生的危难之中，江南多嘴的脾气仍是未改。陈天宇急忙把他拖出衙门，道：“这是怎么回事？现在你说吧。”

江南道：“你们去了不久，那两个强盗

就来啦！就是那两个卖唱的汉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昨天用箭射你的。你记不记得？”陈天宇道：“我记得！你快说下去！”江南道：“那两个强盗，一个拿着会喷火的筒子，火光射到那里，那里就烧起来，少爷，你见过这种怪东西吗”陈天宇急道：“未见过，快说下去，不要多说闲话。”江南道：

“另一个强盗提着一把大弓，快极啦，一碰见咱们护卫的兵士，就是那么迎头一下，只是那么一下，兵士们就哼也不哼躺下了，我不等他打我，就先躺下去佯死。呵，这时候萧先生出来了，我躺在地上偷偷看他，可全不像平日的样子，腰板也挺直啦，鼓着一双眼睛，又大又圆，大声叫道：“萧某在此，与这里的主人无关，咱们到后山去一决死生，今日总能如你们所愿，了这十年公案！”

后面塵头大起，马声嘶鸣，陈定基的卫士和土司的兵全赶来了，陈天宇道：“我到后山去找先生，只准你说给老爷一个人知道！”立刻上马，驰入后面山谷。

山谷险峻，坚冰积雪，怪石嶙峋，马也难行，陈天宇弃马登山，转过两边山沟，忽听得一阵叮叮咣咣之声，假如奉乐，但那乐声杂乱，毫无章法，急促尖锐，令人听来意乱心烦。陈天宇登高下望，只见萧先生挥着一柄拂塵，在两个敌人围攻之下窜来窜去，那两个敌人一个提着把大弓，拂塵拂在弓弦之上，就是一阵叮咚作响，另一个敌人手使七节软鞭，矢矫如龙，看样子是想夺取萧先生手中的拂塵，但那拂塵在鞭影之中插舞自如，仍然是不断的拂在弓弦之上。

陈天宇高声叫道：“师傅！”只听得一阵叮咚声响，萧青峰扬声说道：“字儿，不要下来！”声音急促，似是显得有些气喘，陈天宇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虽然对于内功只是略窥门径，但听这声音，已知师傅的内家真气，颇受损伤。

原来萧青峰乃是一位隐名大侠，具有绝顶武功，陈天宇的功夫就是他所传授。他曾一再的告诫陈天宇不准泄漏，说是若一泄漏，就恐有生命之险，故此陈天宇日间习文，晚上习武，就连陈定基也不知道。陈天

宇是在师傅来的第二年跟他习武的，前后七年，只知师傅是青城派的高手，至于师傅的身世，与及他为什么要离开中原，随自己一家远赴藏边，等等情由，师傅都不肯说，也不准多问。只说师傅遇合，乃是缘法，若然我身世泄露，这缘法也就尽啦。陈天宇为人诚朴，对师傅敬爱之极，问过一次之后就不敢再问。

这时冰原上搏斗更烈，三个人跑马灯似的风车旋转，脚底的冰块不时发出碎裂的声响，若是常人，站着行走也恐有跌倒之虞，更不要说搏斗了。陈天宇看得心儿卜卜乱跳，心道：“这一次我拼着受师傅怪责，也不能听他的话了。”提了口气，走下山坡，他虽然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强敌，自己下去也只是送死，但却怎忍见师傅受围攻而不救？

猛然间，忽见师傅身形一晃，接着一声哗啦的冰块塌裂之声，师傅似是脚底一滑，身向前倾，那使鞭的敌人霍的一鞭，疾如电闪，猛下绝招，拦腰便扫，陈天宇骇叫之声尚未出口，斗见一条黑影腾空飞起，接着是一声凄厉的尖叫，另一个人随着冰块滚下冰谷，那使弓的怒吼一声，弓弦疾弹，又是一阵叮咚密响，原来那条腾空飞起的黑影乃是萧青峰，他故意卖了一个破绽，乘着那使鞭的汉子轻进之际，一个“窝心脚”将他踢下冰渊。

陈天宇吓出一身冷汗，忽听得又是一声急促的弓弦怪响，师傅的拂尘飞散，一蓬轻柔若丝的尘尾，竟似是给敌人的弓弦拉断，乱草一般的飘舞空中！

须知萧青峰这支拂尘，看来似是马尾，却是乌金精炼的玄丝，坚韧之极，算得是武林一件奇宝，而今竟被敌人的弓拉断，这人的内功，实已炼到了“摘叶飞花，伤人立死”的通玄妙境，陈天宇见了，也不禁骇然失色。正自飞奔而下，陡然间，猛听得又是一阵叮叮咚咚的繁音密响，接着急促一声，声如裂帛，诸声俱寂，只见两人身影，霍的分开，跌坐地上，一个虚举拂尘，作势遥击，一个手弹弓弦，弓弦却已哑然无声。陈天宇看得莫明其妙。

这时陈天宇已奔下冰原，距离二人只有百来步了，仔细看时，但见师傅跌坐寒冰之上，头上竟然冒出热腾腾的白气，那敌人也是一样。两人对面跌坐，怒目而视，相距过不十步，双方身子，却是动也不动。陈天宇这才飞马来时，带有腰刀弓箭，见此情状，以竟知道正以上乘内功，与敌人全力周旋，看样子师傅功力悉敌。陈天宇急于欲助师傅一臂之力，不暇思索，立刻张弓搭箭，在百步之外，嗖的一箭，便向敌人背心射去。

忽听得师傅大叫一声：“宇儿，快走！”说时迟，那时快，但见那人举弓一拨，陈天宇射去的箭，倏的又飞了回来，快若流星闪电，陈天宇吓得呆了，百忙中举刀一隔，但觉臂上一阵酸麻，虎口流血，那支利箭竟然插在刀上，箭簇陷入几分，若不是腰刀这一隔刚好挡着，这一箭便有穿心裂腹之灾，陈天宇惊骇欲绝，神智未清，就在这一瞬间，猛听到一声尖叫，斗见师傅凌空飞起，拂尘一扫，那敌人在地上连翻了几个筋斗，也随在他的同伴之后，滚下了百丈冰渊。

陈天宇急奔上前，只见师傅仍然跌坐地上，闭目不语，面如死灰，拂尘落在身边。

陈天宇垂首侍立，约过了一支香的时刻，萧青峰的面色才渐渐红润，睁开眼睛，气吁吁的道：“宇儿，将那拂尘给我。”陈天宇拾起拂尘，萧青峰看了一眼，又道：

“将拂尘给我挂在腰间。”陈天宇这才发现，师傅的两只手，手掌翻起，手指颤抖，手臂下垂，转动甚不灵便，陈天宇惊道：

“师傅你怎么啦？”萧青峰微微一笑道：

“我的尘尾还剩下一半，他的弓弦却已给我拂断，这一场较量，我总算没输！”陈天宇道：“你的手、你的手——”萧青峰又是微微一笑，道：“崔老三是崆峒的一流高手，我把他硬生生的拂下冰渊，身上自然也得受些伤损，我这两臂受他的弓梢所弹，经脉扭曲，所以如此。不过，他也没本事将我弄成残废，早则五日，迟则七日，我自己会把他治好。宇儿，此次到全亏你射这一箭。”陈天宇十分惭愧，道：“我射这箭，简直如卵

击石，非但射不着他，反而给他反射，这都是武功没有练好，以至帮不上师傅的忙。”萧青峰微笑道：“宇儿，你还不明其中的道理么。”

陈天宇道：“请师傅指点。”萧青峰道：“他正全力与我周旋，为了拨打你这只箭，分了心神，我才得乘虚而入，要不然我虽不至落败，要胜他可也不易呢。只是，你也忒冒险了，要不是相距百步之外，这反弹之力，你焉能禁受得住？说来也真是妙合，我授你的箭法泄了我的行藏，但又替我打败了强敌。”陈天宇奇道：“那日他用没簇箭射我，莫非是有意相试么？”萧青峰道：

“正是。你抖露出空手接箭的本事，他便知道是我的传授，寻了十年，终于给他寻着了。”陈天宇想起一事，心甚不安，问道：

“那么，那群卖唱的流浪者都是坏人么？”萧青峰道：“这倒不是，我查清楚了，除了那个藏族少女外，其他的人，确实都是流浪的艺人，我这两个强敌与那少女都是各有目的，混在那堆人中的。”陈天宇道：“嗯，那藏族少女，她，她又是什么来历？”萧青峰笑道：“这我可知道了，我本身的事已够头痛，那还有闲心仔细查她。呀，宇儿，咱们的缘法尽了。”陈天宇奇道：“师傅的两个强敌不是都死了么，尚有何惧？”萧青峰苦笑道：“王瘤子中了我的窝心脚料他不能活命，这神弓崔老三功力深厚，大半跌不死他，而且我不止是有两个强敌，还有第三个强敌，这人的武功远非我所能及，崔老三不死，一定引他来找我，只恐天下无人能救。”陈天宇道：“这，这可怎生是好？”忧愤之情，现于鲜色。萧青峰道：“我闻说有位异人，就住在藏边。他也许能敌得住我的对头，只不知他肯不肯救我，处此绝境，别无他法，我今日便要离开此地，且试一试找那异人。”

陈天宇正欲再问，忽见山坡上一个黑点，渐近渐显，爬了下来，陈天宇叫道：

“噢，是你？江南！”江南爬得上气不接下气，歇了半晌，说道：“老爷叫我来找你们。今日之事，我已依少爷的吩咐，告诉了老爷啦。”陈天宇道：“老爷怎么啦？”江

南道：“老爷带了护卫赶回，不久土司的兵也来了，火已救熄，死者已埋，伤者也都救出来了。呀，咱们衙门的兵，死伤八九，只胜下十来个啦。老爷说要到拉萨见福大师去。那带兵的涅巴，却口口声声要找你，说是要你今晚到土司家去。”陈天宇道：“我不去！”江南道：“是呀，老爷也知道你定然不去，他叫我对你说，他不愿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他现在已知道先生是个大有本领的人，所以他放心让你跟先生去。少爷，你不愿做什么事情？”陈天宇不答江南的话，道：“师傅，那么我跟你去找那位异人。”萧青峰道：“你，你去？呀，这可危险得很哪！”陈天宇道：“我留在这里，更其危险，师傅，这事以后我再对你细说。江南，你回去告诉老爷，将来我到拉萨找他。”萧青峰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甚是感动，道：“徒儿，我知道你的好意，好，你就随我去吧。”这一去也，有分教：

虎门龙争惊塞外，引出冰川天女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峻岭飞骑 仇家窥帐幕 金针解穴 医道配神功

时序已是暮春，但从藏南萨迦通往藏西日喀则的山区，冰雪却尚未开始融化。最大胆的牧人，也还要等到半月之后，待初夏的阳光普照，封山的雪块消融之后，才敢行走。但令大胆的牧人也意料不到的是：这个时节，竟然有两骑健马，在盘旋曲折的山道上缓缓前行，而且这两位骑客，一老一少，从外貌看来，还都是文弱的书生。这两位骑客，正是师徒二人，老的是萧青峰，少的是陈天宇。

西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尤其是从萨迦到日喀则这段，南有喜马拉雅山，北有喀喇昆仑山，山脉绵延，地势高峻，更是难行，高原空气稀薄，呼吸也颇困难，幸而萧青峰内功深湛，陈天宇练武多年，也颇有根底，兼之胜在年青力壮，也还不觉怎样。只

是那两匹健马，却是呼呼喘气，直流口沫。

陈天宇轻抚马鬃，叹道：“人未累死，马却要累死了。”西藏气候极怪，日间骄阳如火，尤其山区空气稀薄，日头直射下来，更是热得怕人，但一到太阳射照不到的阴影之处，或是到了晚间，却又是冷气沁人，严寒熬骨。山峰上虽然积雪皑皑，山沟间虽有冰川交错，假若游龙，但纵是本领再高的人，也不敢冒那天大的奇险，去登那冰雪。须知冰雪一受震动，就可能引起雪崩之灾，人畜俱受活埋。所以在山区赶路的旅人，空对矗立的冰峰，却是难止口中的干渴。

萧青峰看着坐骑呼呼喘气，怪是难受，运疑半晌，说道：“咱们还剩有几囊水？”陈天宇道：“还有三个水囊。”萧青峰道：“好，把半囊水让这两匹马喝了，咱们节省一点。马匹喝了水才有力气赶路”萧青峰的一手臂被强敌所伤，现在尚未能转动自如，所以取水喂马等等事情，都须陈天宇去办。

陈天宇跳下马来，打开水囊，扶着马头，让它喝水。忽闻得背后马铃之声，只见后面三匹马赶了上来，马上的乘客乃是三位汉人，浓眉大眼，个个相貌粗豪，见陈天宇以水喂马，连连叫道：“可惜！可惜！”

为首的一拉马缰，在陈天宇身旁停下，说道“喂，你这位小哥带的水多，咱们的水却快喝完了，你分一囊水给我如何？”说得满不在乎，毫无礼貌，陈天宇怔了一怔，心道：“在这渺无人迹的山区，水比万金还要难得，如何可以轻易给人？”忽闻得师傅说道：“出门之人，理应患难相助，宇儿，给他！”陈天宇见是师傅吩咐，只得解下水囊，送给那人，那人骨嘟嘟的喝了口水，歪着眼睛看了萧青峰一眼，道：“你倒是个好人，喂，你去那儿？”萧青峰道：“往日喀则。”那人道：“为何不等冰雪融化就急着赶路？”萧青峰道：“敝戚在日喀则病重，要赶去瞧他。”那人与同伴对望一眼，面上神情，似信似疑。

萧青峰道：“宇儿，那些药你可得当心，药囊不要挂在马鞍上，收起来吧，山路崎岖，马儿一个失蹄，跌了药囊可不得了。

别的也还罢了，那龙树果却是没地方买的。”陈天宇一怔，挂在马鞍之上的那是什么药囊，乃是他们所用的暗器囊，斜眼一瞥，只见师傅眼光之中似有深意，陈天宇猛然醒道：“是呵，这三人敢在此时行走，想来也是大有本领之人，咱们不可露相。这暗器囊还是收了好。”又想到：“那龙树果虽是天竺来的，萨迦到处有卖，也没有什么稀奇，为何师傅说得如此珍重？”

只听得先头那人说道：“原来令亲患的乃是血崩之症，龙树果虽是对症之药，却也未必准能奏效。兄弟不才，还稍懂一点医道，兄弟也是到喀则的，就此同行如何？”萧青峰道：“好极，好极！老朽虽也稍读过几本医书，对治血崩之症，却是毫无把握，敝亲之病，将来定要仰仗的了。”那人也拱拱手道：“好说，好说，慨蒙赠水，当得效劳。”竟然策马跟着萧青峰，他的两个同伴，也一前一后，把陈天宇夹在中间。

陈天宇猜不到师傅说话的用意，甚是纳闷，被那两人似押解囚徒似的夹在中间，更是气闷。他却不知，那龙树果在萨迦虽不稀奇，但要等冰雪融化之后，才有药材贩子运到日喀则，所以在日喀则却是难得之物。萧青峰如此说法，实是有意向那些人解释，为何自己要冒险赶到日喀则去。

那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撩萧青峰说话，萧青峰甚是谨慎，碰着他们提到江湖上的事情，就佯傻扮懵，只和他们谈一些医道，那些人其实对医道也并不高明，只是懂得一些治跌打和吐血等病症，这些病症，凡是普通练武之人都必须懂得治的。

行了一阵，日影西斜，前行的那粗豪汉子道：“幸喜没碰上雪崩。话犹未了，管忽听得前面“得得”声响，那人凛然一惊，山坳处突然奔出一骑马来，马蹄上包着防寒的厚绒，所以到了临近方才知晓。出路险峻，仅容一骑，那匹马骤然奔来，收缰不住，看看就要撞个正着，前行那汉子貌似粗豪，骑术精绝，陡然双腿一夹，把马定住，呼的一掌推出，这一掌劲道十足，竟是意欲把那不速之客硬生生推下深谷！那不速之客喊叫一

声，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右手一伸，却扯住了粗豪汉子那匹马鞍，向后一跌，恰恰跌翻在陈天宇的马前，只听得卜的一声，粗豪汉子马鞍上挂的那个水囊，竟给他扯下，跌下深谷去了。

陈天宇惊魂未定，又吃一惊，定睛看时，这不速之客乃是个书生打扮的少年人，怯生生的站了起来，那粗豪汉子跳下马来，怒声骂道：“你走路不带眼睛吗？快把水囊赔我！”

那少年书生道：“我的水都喝光了，也正在寻觅山泉，那有得赔你？”那粗豪汉子大怒，喝道：“没有水赔？我就拆你的皮，喝你的血！”嗖的拔出佩刀，迈步上前，就要捉那少年书生。陈天宇心头大愤，想道：

“这书生虽是莽闯，你要取他性命，可是太过强横！”忍不着道：“我替他赔！”那粗豪汉子怔了一怔，冷笑道：“好，你替他赔？拿来吧！”陈天宇又解下一个水囊，他师徒二人本来带了三囊水，送了一个水囊，现在又替这少年赔了一个，马匹喝了半囊，剩下的只有半囊水了。那粗豪汉子居然毫不客气，伸手就要了陈天宇的水囊。

那少年书生向陈天宇深深一揖，唱了个诺，道：“多谢兄台救命之恩，呜呼，君子之义与小人利判然明矣！”那粗豪汉子瞪眼道：“你说什么？”那少年书生道：“我念制艺（八股文章），与你何干？”陈天宇急道：“同是出门之人，相让为上，阁下毫无损失，请算了吧。”跟在萧青峰背后的那个汉子似乎是三人中的大哥，也出声劝道：

“老三，看这位小哥面上，饶了这厮。”那粗豪汉子愤愤然的跨上马背，道：“兀你这厮，把你的马退后，牵到山坳转角宽阔的地方去，让我们先过。”那少年书生道：“不必这么费事啦，请问你们上的那儿？”那粗豪汉子道：“我们上那儿关你鸟事！”那少年书生道：“岂敢动问你老，我问的是这位小哥。”陈天宇道：“我们都是去日喀则。”那少年书生道：“好极，好极！那咱们都是同路。”陈天宇奇道：“你从那一边来，怎么也是去日喀则？”那少年书生道：“我寻

觅山泉，山路纷岐，绕来绕去，绕到回头路了。呀，好渴，好渴！小哥，你做好人做到底，再让我喝两口水。”陈天宇无奈解下水囊，看那少年大口大口的几呼喝去一半，心中甚是痛惜。

那少年书生喝饱了水，一侧身就从那粗豪汉子的马旁窜过，身法竟然甚快，那汉子一提马缰，本想把马头拨转，吓一吓他，岂知他已象水蛇般的滑过，不由得微吃一惊，只见少年已飞身上马，向陈天宇拱一拱手，道：“我带路先走了。”那粗豪汉子低声骂道：“谁要你带路？”那少年书生只当并不听闻，拨马迳行。

那粗豪汉子愤愤不平，不住的回头和他的两个同伴叽哩咕噜的大说江湖黑话，陈天宇一句也听不懂，却也不放在心上。日影沉西，山风陡起，正觉寒冷，忽听得前面嘶嘶声响，跟在萧青峰马后的那人喜道：“我们正愁今晚找不到歇息之所，却喜遇着温泉了。转过一个山坳，前面地形宽坦，岩石缝间喷出一团团蒸气，灼热的水花，飞溅空中，在淡淡斜辉映射之下，形成一圈圈橙色的、淡紫和浅红的花朵，假如元宵佳节所放的烟花，十分美丽。

原来西藏高原，地下到处都有火山，有些喷发出来，成为喷泉，乃是西藏的一种天然奇景，有些喷泉的温度可达华氏一百五十度，西藏的山谷里燃料很少，当地人非常珍惜这种热水，他们常常把风干的肉块紧在绳子上，放入喷泉的热水里，经过几小时之后，这块肉便煮熟了。

喷泉附近，和暖如春，正是旅人最好的歇宿之所，而且这种热水经过过滤冷之后，又是最好的饮料，因此一行人都极欢喜，便在喷泉附近歇下马来，支起帐篷，那三个汉子自做一道，陈天宇见那少年书生孤身一人，怕他受那伙欺负，便悄悄与师傅商量，思请那少年进他们的蓬帐同住，忽见师傅面色沉重，微微摇了摇头，陈天宇只得罢了。

汲了热水，吃过干粮，各各躲进帐篷，陈天宇低声问萧青峰道：“师傅可瞧出那少年书生有什么不对么？”萧青峰道：“这少

年书生的路道我还没有瞧出，那三个汉子却是我的对头！”陈天宇大吃一惊道：“这可怎生是好？”萧青峰道：“十年之前，我树下三个强敌，前日到萨迦找我寻仇的那两个人，一个叫王瘤子，一个叫崔云子，王瘤子武功远逊于我，崔云子却与我差不多，这两人也还罢了，另有一个对头却是当今武当派的第一高手雷震子，武功远远在我之上，我为了避他，这才远遁边荒，那知还是避他不了。”陈天宇道：“那三个人中，有一个是雷震子吗？”萧青峰道：“若是雷震子，我早就没命了。这三个人乃是雷震子的徒弟，我刚才在途中听他们用江湖切口交谈，原来他们是奉师傅之命，来找王瘤子与崔云子的，幸而他们并不知道我就是他们师傅的对头。但他们却怀疑那少年书生是我的徒弟，所以也暗暗把他钉上了。那少年书生提来也是个有本领之人，是友是敌，却未分晓，总之你要步步小心，万不可让他们瞧出破绽。”

陈天宇心中惴惴，躺在蓬帐之中，翻来覆去，怎样也睡不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一阵哭泣之声，凄凄切切，惨厉骇人，荒谷深宵，如闻鬼哭，初初一听，不觉毛骨耸然，再听真了，这哭声竟似曾熟识，陈天宇翻身跳起，萧青峰道：“你干什么？”陈天宇道：“师傅，你听这女人的哭声，定是遇到甚么不幸之事，好象还在呼救呢。”萧青峰双眼发光，忽道：“好，宇儿，你去看。”陈天宇一震，道：“不，我陪师傅。”须知萧青峰武功虽极高强，但双手不能转动，与废人也差不多，若然被对头来袭，怎能应付，所以陈天宇虽然惦念那个女子，却不敢离开师傅。那知萧青峰双眼一翻，却道：“我辈侠义中人，岂有见死不救之理？你听那女子哭得如此惨厉，若非遇着强人，就是想寻自尽，你仅管去，我还可以自己照料自己。去，快去！”

陈天宇一阵迟疑，那女子哭声又起，萧青峰怒道：“事有缓急轻重，现在救那女子要紧，你怎么不听我的说话？去，快去！”陈天宇道：“师傅，那你好生保重，弟子去去就回。”悄悄溜蓬帐，幸在那伙人无人发

觉，陈天宇急忙施展师傅所授的轻功，寻声觅迹，找那哭泣的女人。

陈天宇的功夫乃是暗中所学，拿来实用，还是第一次，山道险峻，怪石嶙峋，更兼又是夜间，他施展轻功提纵之术，吸一口气，飞掠数丈，却不料去势太急，足尖一滑，摔了一跤，忽听得静夜之中，不远之处，似有人发声冷笑，陈天宇急忙爬起，张目四顾，却只见远处冷峰闪闪发光，近处喷泉热雾腾腾，那里有人的影子？

陈天宇定了定神，鼓起勇气，再往前走，这回份外小心，踏实了才让身形落下，虽然不似适才之快，却不再跌跤了。那少女的哭声时断时续，陈天宇觅声觅迹，走了半个时辰，来到了一座冰岩前面。

只见冰岩上立着一个少女，正是神秘的藏族姑娘，只听她哭道：“天女姐姐，我后悔没有跟你多学几日武功，而今仇不能报，反给敌人迫得无路可逃，呀，爸爸妈妈，苦命的女儿还是随你们去吧！”陈天宇大骇，忽见那少女作势欲跳，却又不跳恨恨说道：“我拚得一个是一个，好，来吧，来吧！”陈天宇离冰岩还有十来丈，且有大石障形，那女子又不是面对自己这边，看来又不似发现自己。

陈天宇心头稍稍放宽，知道这少女还无意自尽，心中想道：“她要报什么仇？莫非她的仇人就是那个土司。若然是那土司，那么土司就绝不会因我爸爸求情，就饶她一死。那日，土司也只是说她想偷马，可并没有其他的‘罪名’呀！而且土司虽然残暴，说话却是说一不二，那日我飞刀劈果，土司当着众人释放了她，虽道又会暗中派人去追捕她？若然不是，为何她又说给敌人迫得无路可走？”百思不得其解，又想道：“那天女又是何等样人，怎么名字起得如此之怪？”疑雾重重，正想从石后走出，爬上冰岩忽听得那少女一声厉叫，扬手就是一道银光，原来她也会飞刀，陈天宇还未看清，只见那少女似是骤然用力，一个立足不稳，跌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冰岩的转角处，突然窜上一人，一把将她抓着，再看真时，不